



慢不下来的生活

□陈思呈

【实录】

我一周内买了两部手机。不是发财的缘故,事情是这样的:旧手机用了很多年,摔过无数次,屏幕早就被摔成了碎碎冰,但还能用。那天最后一摔,它突然长了志气,黑屏了。黑屏就黑屏吧,我也懒得修,把SIM卡取出来装在一个老式按键手机里(可以接听电话),再把平板电脑拿出来刷微信上网,什么都没耽误。但那天晚上突然想起,过两天要出差去桂林。带着平板电脑出差不方便。可是,只剩一天多的时间,网上买新的来不及,修旧手机也可能来不及,便想快速去实体店买一个新的。

我患有严重的“不想出门综合征”,所以我低声下气地恳求某人,帮我去路边店买个手机急用。某人问我,对新手机有没有什么要求?我哪里敢有要求,一迭声地说你随便买,只要耐摔就好。

我家住在城乡接合部,周围没有大商店,路边店的意思是真的路边小店。

话说某人也是个急性子,过了一小会儿他就回来了,手里拿着一个手机,说一千四。我试都没试,拆了包装盒,装上SIM卡,就放进了行李袋里。

出差路上觉得不对劲,新手机反应特别慢,似患有阿尔茨海默症,不应该是一千四百元的素质。之前被我摔过无数次的旧手机也才一千九百元,反应速度毫无老态,还被我摔了三年才黑屏。拿新手机拍照时更觉得有问题,一按快门它就自动关掉页面。当我使用它的滴滴打车功能,点开“出发地点”,发现之前竟然有一大堆陌生的出发地点。这会不会是一个旧手机改装的?想到这点,吓一大跳。赶紧跟某人汇报这些情况。某人说,当时我被你催得急,又不方便停车,所以我拿的是他们摆在柜台上的那种样品机。

心里瞬间被塞进一堆乱麻。

他说,我去找他们换,你把包装盒和票据给我。可是票据和盒子都不知道被我扔哪里去了啊。于是两个人都感到对方不可理喻,他想不通有人会一拿到商品不检查就扔掉票据,我想不通有人买手机会拿柜台上的样品。但相比之下我似乎更理亏,因为首先是我自己求他帮忙去买。我只能默默地自己重新上网买了一个。

这次出差前,因为性子急,我已经误了两件事。手机只是其中之一,另一件是眼镜。出差前我不但手机坏了,眼镜也坏了,这个没法求人帮我配,只能亲自去眼镜店。验光后开始选镜片,我平时用眼多,本来要用一种功能性镜

片,但那种需要一星期后才能拿到。一个多星期,对于一个急性子的人来说太遥远了,一个多星期足以发生一些海枯石烂的事情了。我退而求其次选了一种很普通但第二天就能拿的镜片。

第二天去取眼镜的时候,是戴着隐形眼镜去的。如果要试戴新眼镜,当然要把隐形眼镜摘下来,这太麻烦了,所以我没试,直接拿走了,动作跟某人从柜台拿着手机样品就走应该是一样的,简单快捷。

回到家里试戴眼镜,这一试呆住了,完全模糊。我深呼吸几下平静心情,模糊;闭上眼睛再猛地瞪大眼看,模糊;摘下来对着它哈气再掀起衣角擦,戴上依然模糊。肯定是搞错了,要重配的话也来不及戴着出差了,只能等回来再处理。遗憾地出差去了,身在外地,还牵挂着回去后要再跑一趟眼镜店,心情沉似铅。早知道这样,我试戴一下有那么难吗?那么珍惜时间,你干啥大事了?急着赶回家不就是为了瘫着刷手机吗?

说到急性子犯的错,我能再写两千字。比如用软件打车。在家里我就开始下订单,等了一会儿如果没有司机接单,就开始急了,使用“加价”的功能,有时候从几块钱加到十块钱才有人应答。而我到了楼下,却发现各种闪着“空车”的出租车就在身边经过,我加了价叫的那个车,却迟迟没有到来。

急性子的生活,经常显得很荒诞。比如喝茶。大家都知道潮州人爱喝茶,我也不例外,只是受不了细致的茶艺。经常冲一大杯茶放在写字台上,但如果忘了喝,茶冷了,我通常不是重新冲一杯,而是拿去微波炉加热两分钟,同样是为了快。我家阿姨说,第一次看见有人用微波炉热茶的。又说,有那么忙吗,就连坐下来冲杯茶的时间都没有?

她也是潮州人,来我家做阿姨之前在家乡务农,她说每天最享受的就是在地里忙了一天,坐下来冲茶喝。她可不是什么文艺青年,但她也以她的方式讲究茶道。比如她说,冲茶时水不要直接淋到茶叶上面,而是要顺着茶叶周围慢慢注入,这叫“不要撞破茶胆”。像这样的冲茶方法,当然快不得。这些方法强行地让你把时光慢了下来。

吾乡的茶道,归根到底都是在强行地把时光慢下来。比如用三个小杯轮流喝,每次都要洗杯,又有什么“关公巡城”“韩信点兵”之类的技术,若说更细致讲究的茶艺就更传奇了:要用橄榄核来烧火,那样

火苗不急不缓;要用鹅毛扇来扇火,那样风才轻柔;装水的壶不能用瓷壶,要用陶壶,这样传热才慢。取了水之后,还要放一放沉淀一下,感觉好像担心水跑了远路心跳太急,要让它平静一下心情似的。还有更夸张的说法,说以前的人打江水来煮茶,但不是随便捞起来的江水都可以,要用中游的某地的水。有人坐船到了中游,忘了取水,只好取了下游的水回来,结果回家一喝,觉得茶香尽失。从此他哪怕错过了中游,也要回头重新走一遍,一定要取中游的水。

急性子听了这些讲究和传说,除了佩服,就是崩溃。

但,急性子每天急成这样,省下来的时间拯救银河系了吗?银河系也很想不通。

有次看伊朗电影《我朋友的家在哪里》,8岁男孩阿哈玛德翻山又越岭,把作业本还给隔壁村的内玛扎迪。他像无头苍蝇一样胡乱打听,这过程中遇到了无数人。其中一个人是做铁门的,他一直在急躁地唠叨:“木门现在看起来好好的,两年里就会烂掉。”“一扇铁门这么便宜,你就算多给我一百多块,也不够我买驴子的饲料呢。”忙得团团转,没空理小男孩。又遇到另一位老匠人,同样话痨,是做木门的:“木门比铁门好。铁门一辈子都用不坏,一辈子有那么长吗?”“我做的木门被送到城里去,但我到城里却找不到我做的木门,那个感觉就像我找不到我的外甥一样。”也是忙得团团转,没空理小男孩。

我就像他们一样忙。对那些慢得下来的人,感觉不仅是羡慕,我觉得他们是神秘的。比如我的朋友落落,漂流时,大家都急着漂向终点,她却漂到一处树荫下,让船靠在那里,她躺在船上,跷起腿养神。“又没规定时间,为啥急呢?”说的是啊。可能大家都急成习惯了,即使没有人催,也急着赶紧到终点。

我一方面佩服她这种不同的思维,一方面想象着她跷起腿在船上晃的那些时刻会看到什么、感受到什么,空气是什么样的,光线是什么样的,树叶是什么样的,水波在船身下面的推动是什么样的。想象她虽然无所事事,知觉却是全方位的。因为有知觉,所以就比忙碌的人更好地吸收了时间。这有点像吃东西,快速地吃完,以为能吃更多,其实不辨其味;细嚼慢咽的,却不会多分一点给最早吃完的人,大家都是只有那么一个人参果啊,谁让你学猪八戒呢?

不要像猪八戒对待人参果那样对待时间。

攒钱

□李晓

【浮生】

疫情期间,朋友老郑84岁的母亲去世了。老母亲患的是心脏衰竭,那天上午还跟老郑一家人在看电视,突然就仰头张大了嘴,喉咙里呼哧呼哧响了几声,像被一口痰卡住了。老郑赶忙去抱她,老母亲头一歪,就走了。

头天晚上,母亲摩挲着从枕边拿出几张存折,一一交给儿子,还说出了存折密码。母亲其实在三年前就有些痴呆了,在生命的最后时光,居然穿越了记忆的茫茫黑洞,回光返照一般,把一辈子节俭下来攒给儿子的钱做了最后的托付。

我妈53岁那年秋天,坐着一辆小货车,载着瓦缸、泡菜坛子、棉絮、镰刀这些老家当,随我爸来到城里居住。进城后,我爸有退休工资,我妈后来也有了社保金,她最快乐的事就是到银行去存钱。我妈睡眠少,白天盼黑夜,黑夜等天亮。我爸有天对我说,你妈啊,是个守财奴,有时半夜也起来捧着存折,一张一张数,然后塞进她认为的秘密角落。

离我爸家不远,穿过一条老巷子,再上大街,梧桐树的光影斑驳下,就是一家银行。我妈对银行工作人员的态度特满意,工作人员每次见她去存钱,就亲热地喊她:奶奶,您又来存钱了。我妈的存折密码设置很神秘。有时,她是以当年村里石梯的阶梯数为基准,或者是我爸的生日再加上水井湾有多少棵松树,那些松树有多少棵都一一数过。

小时候随我妈去赶集,她去卖从鸡窝里摸出的还带着体温的鸡蛋,新收的大米,还滴着露水的新鲜蔬菜

冷场

□叶倾城

【读心】

我忍不住嫌她吵。每次人群中只要有了她,就像老式水壶烧开了,发出尖锐的哨音。大家都说她活泼外向,是“气氛小能手”,她却对我说:“只有我自己知道,这样到底有多累。”

累的话不聊也罢。不不不,她惶惶地摇头,说每次费尽心思找话题,一边又担忧旁人对自己的看法:“这句话会让对方不舒服吗?”“别人会不会觉得我傻?”聊一次天,像打了一次仗,唇焦舌燥,全身酸痛。她怕冷场,怕空气突然安静,令她不能呼吸。该怎么去应付没人说话的窘境?我只是说:“别让自己太累。”

记得很多年前的一次长途旅行,当时还年轻的我,和一大帮工作上的熟人一起在国外他乡旅行。我们一道去买相机电池,操着都很烂的英语,居然还成功杀了价;去小吃街冒险;在深夜的游泳池旁长谈……总之,事后的我,完全想不出自己哪里来这么多话,从出国一直聒噪到回国。

回国后,我必须与一个旅伴共搭一程火车,是硬铺。两个人就坐在下铺说话,说了一天。该交换的八卦已交换过两三轮了,其他旅伴的闲话,随着他们的离去,也变得没意思起来;连童年旧事好像也没的可

瓜果。卖完了,我妈就赶到乡上信用社去存钱。她蘸着口水数钱,一张一张交给信用社工作人员,然后把存折放进裤腰里缠着的口袋里,走几步,就要往口袋里摸一摸,生怕丢失了。那时我家喂有一条凶猛的大黑狗,帮我家守护着我妈的银行存折,柜里的谷子,灶台上挂着的老腊肉……我妈用银行里一点一点攒下的钱,支撑起艰辛日子里一家人的生活。

我妈的心里,装着一只随时拨打的算盘。五年前,邻居家的老头突然发现了一张1987年的银行存折。我妈查阅了历年来的银行利率,她非常准确地算出了那笔钱的利息。

三年前的一天,我妈患急性胃炎住院,在医院里,她突然自己拔掉了输液管,大声说:“我的病好了,不输了,不输了。”我妈是心疼输液的那几个钱。那次在医院,我妈摩挲着拿出一个记账的小本子,很郑重地告诉我,她一共有13张银行存折,然后把密码一一交给我。我妈握住我的手说:“你不要那么熬夜写文章了,有妈给你存钱呢。”我一把搂住瘦小的妈,哭了。想起那年我买房缺钱,有天黄昏,我爸和我妈来到我家,把裹着的报纸哗啦一下摊开,是10万元钱。所以我感觉如今住的这个房子,每一块砖,都传递着我爸我妈的体温。

天下还有多少这样的爸妈,一生省吃俭用,忙碌操劳,却仍忘不了拖着老态疲惫的身体,一分一分地给儿女们攒钱,一点一滴地为儿女们吐出最后一根“丝”。

说了。我脱口而出:“你知道吗?我紧张的时候,就会不停地说话。”

一直在咯咯笑,笑得傻头傻脑的她,先是笑得上气不接下气,然后说:“我紧张的时候,就会不停笑。”我们两个人都沉默下来。然后我坐到过道窗边开始看书,最开始的时候心里还七上八下:这样好吗?我是不是冷落她了?而她躺了下来,开始戴上耳机听音乐,嘴里轻轻哼起歌来。我遂安了心,静静看完那本带出来大半个月的书。许多年过去了,我已经不记得那次旅行中绝大多数人的名字了,但那次火车上的交谈,忘不掉。

过了很多年,我才终于能够摆脱“开心果”的人设。又过了很多年,我才能听出熟人笑声里的疲倦,看得出他们快活的表情来得太快。曾经的我是多么蠢,开着不合适的玩笑,像个小丑,以迎来一次次哄堂大笑而自得。我恨不得立刻穿越过去,封住自己的嘴。

现在,我终于能够得体地闭嘴了——虽然还没学会得体地说话。我不再怕冷场,人生如戏,我也不见得永远都是演员,幕间十分钟的放松总是可以有的;沉默令人尴尬吗?不,它像白水,静静地品,有静静的甜。